

## 情萦紫帽山

●叶海山

叹一声：“绝妙！此景只应天上有，何时降临在人间？”

质朴天然的风光，最是惹人心往神驰，紫帽山于此先胜一筹哩。晶莹剔透的一缕阳光透过雾霭，令人精神为之一振，视野豁然开阔许多，真是“脚力尽时山更好”。紫帽山的地势物，在我的心中又添一层壮伟气势：清源以石称奇，紫帽以秀出众，姐妹山的风采彼此交相辉映。伫立紫帽山顶一观市区雄姿，更是一处不可多得的景观。

同行的文友说，倘若是在明朗的秋日，视线随着晋江水东望，粼粼波光，依稀有见金门岛……呵，紫帽山如此一脉灵气，怎不叫人遐思翩翩？

钟灵毓秀，紫帽山历史上抚育过许多杰出人才。例如：被誉为“第一通，陈紫峰”的陈琛出生在紫帽山南边的涵口乡，是明代的著名理学家，其著作《四书浅说》影响深远；出生在紫帽山西北麓的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；家在紫帽山西南麓深坑乡的著有《四书达解》的王振熙；家在紫帽山南麓古桃园村，官至宰相的林欲楫……从一座山走出这么多出类拔萃的人物是不可思议的，这就是紫帽山的灵圣和神妙了。

紫帽山人杰地灵，乃风水宝地。自唐宋以来便是士子缙绅遁世避世之所，历代贤豪名士寄寓卜居者络绎不绝。欧阳詹、徐寅、钱熙、庄一俊、黄吾野、何乔远、张瑞图、诸葛璐……他们游历紫帽山并留下不少诗词。例如：南宋王十朋的“清源水接南溟阔，紫帽山齐泰岳秀”，南宋白玉蟾的“海流城外青罗带，岩耸天边碧玉簪”，元代龚丙的“紫帽峻峭天与齐，诸山似揖向人低”，明代张瑞图的“绝顶笙歌踞白云，洞中鸡犬几曾闻”，还有清代黄元骥的“凌霄直上倚天梯，俯瞰尘寰万象低”……

到底是风水宝地，吸引了历代多少名贤。陈紫峰生在紫帽山，葬在紫帽山。此外，明代学者林欲楫、史学家何乔远、著名思想家李卓吾之妻黄氏、著名理学家蔡清之子蔡存远，还有民族英雄郑成功的岳父董颙先，以及清代书法家庄俊元等的墓葬都在紫帽山。是紫帽有幸理乡贤，还是乡贤有幸理紫帽？正因为有这些名贤的存在，使紫帽山显得更美更诱人。

“山本静，水流则动；石本顽，树活则灵”……看来紫帽山的美学、哲学、理学意味，给予古人今人的感悟是不浅的。

听过关于凌霄塔的传说，再看了塔顶葫芦，我禁不住好笑铁拐李患了“健忘症”，竟把酒葫芦丢在了这里。友人说，攀上紫帽山凌霄塔不会太轻松。上山的路程大半得步行，一边拨开拂面的松枝，一边脚踏斑斑苔痕的石磴，弯腰俯背一阶一阶地顺着上去。尽管步步艰辛，但我心情非常舒畅。回首以往的岁月，平日世事纷繁，劳形劳神，总是企望寻觅一方安宁，万事自然而然，让“自我”归位存在。唯有凌霄塔赠给我坚强的依靠，紫帽山给予我真诚的爱抚，让我浮躁的灵魂与大自然融为一体，一切透彻澄明，一切返璞归真。我忍俊不禁了，扬起双臂临风狂啸，峡谷间荡起声声回音……

莫笑我太痴情，社会生活中的紧张、苦闷，难以理清的纷扰使我心萦紫帽山，即使仅是叫人流连忘情的一瞬间……由此我很赞许有关部门的踏勘、远景规划，对紫帽山积极开发建设。借一角风景，给予人们生活的情趣，是一份不小的功劳。

只要心存一方“山自静、水自流”的天地，人生也就不会太疲惫。经常走走紫帽山，无限“价值”在其中，不信你也试试。

## 城里城外

初冬时节，闽南依然风和日丽，处处垂青挂绿，姹紫嫣红，文友们相约采风去，了尽一番踏青寻美的兴致，心情甚是愉悦。

车出大海车流汹涌的闹市后，在宽阔公路上奔驰。不多时，车子忽然拐了弯，减慢了行速。爬坡进入山道，转眼间，我们从一个喧嚣的世界进入一片开阔的天地，已能隐约看到紫帽山的凌霄塔了。

紫帽与清源、葵山、罗裳合称泉州四大名山。清源横亘于泉州东北，紫帽纵崎于泉州西南，隔着滚滚东去的晋江水而互相对峙，所以紫帽山又称“对山”。因为紫帽的山形如纱帽，常有紫云盖顶，故称紫帽山。

紫帽山高517.8公尺，重峦叠嶂十二峰，郁苍翠碧绵延40余里。远眺云岚缭绕，半倚半卧的淡淡雾霭里，叫人联想起“睡美人”的风韵。一旦登上紫帽山顶，俯瞰田野山光水色，那翠竹、那青松、那奇峰、那怪石，远近景物组成一幅立体的水墨画，说是清晰却迷离。我竟如踏入梦境，不能自己地惊

## 家有一老

从我记事起，母亲几乎每天都在地里劳作，总是汗流浹背。几十年过去了，我的脑海里依然时常浮现跟母亲学薅草的情景。

“流多少汗，吃多少饭。”那时我家分到七八亩责任田，母亲可高兴了。那年暑假，刚满16岁的我天天随母亲下地干活。母亲说：“不怕贫，就怕勤。要吃饭，大家干，家里不养闲懒汉。”

夏日的田野，齐腰深的玉米苗青翠碧绿，到处散发着泥土芳香。小暑一过，天就渐渐地酷热起来，气温高、阳光足，庄稼生长快，但地里的杂草也疯了般与庄稼比着长。于是，整个暑假我干得最多的农活，就是跟母亲在玉米地里薅草。

母亲说：“薅锄底下出黄金。”薅锄是农村常见的一种除草工具，用两手前后握柄，锄头紧贴地面，扎进杂草根部，用力向后拉，就将一坨坨杂草连根薅掉。初拿薅锄，怎么也用不好，要么将玉米苗薅断，要么锄把碰到膝盖。在母亲的示范下，我腰往前倾，眼盯庄稼，挪动薅锄，缓步向前。虽然逐渐掌握了薅锄的用法，但我怎样也赶不上母亲的速度。在玉米地里薅草，最扎心的就是如刀锋般的玉米叶子，时不时划过我的手臂和脸颊，不一会儿就留下一条条血印，被汗水一浸，火辣辣地痛。

“田薅三遍草，庄稼收成好。”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母亲，在薅草时，总结出许多经验。如“头遍草浅，二遍草深，三遍草不伤根。”母亲说，薅“头遍草”时，要按一定株距、行距，留下长得好的幼苗，把多余的苗去掉，俗称“定苗”。因为此时禾苗根须少、扎土浅，所以“头遍草”要浅薅。当庄稼长到一尺多高，开始薅“二遍草”。“二遍草”要深薅，起到松土、培土、护苗的作用，促进庄稼根深叶茂。薅“三遍草”时，须将疯长的杂草拔掉，再用锄头松土，这样才能做到不伤庄稼的根。

“手把锄头锄野草，锄去野草好长苗。”“夏天多锄草，子粒长得饱。”母亲说，野草具有顽强的生命力，不锄去野草，庄稼就长不大，也结不了果实，所以有“锄头底下看年景”之说。

“种地没巧，深耕锄草。”锄过草的庄稼如同刮了胡子的男人一般，干干净净，清爽精神。土地的主人，不是在它上面散步的人，而是在它上面辛勤耕耘的人。正所谓“一滴汗珠万粒粮，万粒汗珠粮满仓。”

## 母亲的「庄稼经」

●崔道斌



“海西之眼”

李荣鑫 摄

## 南瓜情

●郭芳读

的赞歌。深黄色的花瓣，浅黄色的花蕊，散发出淡淡的清香。蝴蝶立于花蕊上，扑扇着翅膀，与绿叶相互映衬。那种动静结合、黄绿相映的美，美不胜收。看到沉甸甸的大南瓜从凉棚下探出头来，我的心里充满踏实的喜悦。盛夏，烈日当空，燥热难耐，我们就在这枝蔓藤绕的凉棚下吃饭、做作业、玩游戏，南瓜花好像时刻对着我们笑。

“秋天到，南瓜俏”。南瓜不光果实能吃，叶子也能吃，南瓜花和南瓜藤都可以做成美味佳肴。南瓜可以做成南瓜汤、南瓜饼、南瓜干、南瓜蜜饯。南瓜削皮后切成块，加入洗净的大米和几颗红枣，倒入清水，煮成南瓜饭，成为我童年舌尖上的记忆。南瓜切块蒸煮，也是一道美味。

## 四方食事

小时候，家里兄弟姐妹多，食不果腹是常事。每年阳春三月，父亲都会在房前屋后种一些南瓜，南瓜藤攀爬在凉棚上，既可遮阳也可观赏。南瓜的藤蔓攀到凉棚上盘踞着，犹如一条青龙。南瓜的叶子层层叠叠，单叶互生，绿得发亮。叶片小的像心形，大的如蒲扇，每一片叶子上都布满密密的茸毛，特别是叶子的边缘还长着锯齿似的小刺。那葳蕤繁茂的瓜藤和叶片，是夏天乘凉挡雨的好材料。

到了夏天，藤蔓上的花次第盛开，像一个个橘黄色的小喇叭，吹奏着夏日

## 不善言爱的父亲

●王运红

来电，我顿时喜出望外，要知道，父亲从没给我们姐妹打过电话。

“姐儿，爸今天喝酒了。”父亲开门见山的话让我吃了一惊，难不成，父亲遇上烦心事了？可接下来的话，顿时让我泪奔：“你知道不？你们姐弟几个我最担心的就是你……”我有一天我和你妈都走了，最放心不下的还是你……”

姐弟几个中，我家里的条件最差，每次回家看父母，父亲就会说：“家里啥都有，你买东西干啥？以后再买就别回来了……”那时，我一直认为父亲太不近人情，从没想过他是担心我手头紧。

清晰地记得去年母亲打电话让我回去一趟。到家门口母亲就塞给我一沓钱：“姐儿，你爸说你很长时间没上班了，这钱让你过年花。”我强忍着泪水问母亲：“我爸呢？”母亲指了

指远处一个朝阳的地方，父亲正靠在墙根晒太阳。我快步跑过去想拥抱一下父亲，谁知他却一边躲闪一边摆手：“那是你妈给你的，不关我的事。”

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泪如泉水一样涌出来，哽咽着说：“爸，等我上班后会尽快把钱还给你们……”我的话还没说完，父亲就厉声吼道：“还什么还？不用还！”说完就转过身准备离开。当我看到父亲背后的补丁时，心里更加难受起来：“爸，您赚钱也不容易，这钱我不能要……”仍是我没等我说完，父亲就粗暴地打断了我：“拿着吧，废话真多！”

母亲上前轻轻地握着我的手说：“姐儿，你爸就这脾气，可他最担心你……”

此刻我已理解了父亲，他虽然严厉，不会言“爱”，但心里一直都爱着我们。

## 余甘果的遐想

●倪洽方

那日，我们从笔架山下来，一路骄阳似火，汗流浹背，虽人手一瓶矿泉水，还是觉得口干舌燥。

好不容易到了山脚下，迎面一位大嫂热情洋溢地招呼我们尝尝当地的新鲜水果余甘，一粒入口，先苦后甜，一会儿便觉得口舌生津，整个人神清气爽。欣喜之下，几个人掏钱向那位大嫂买了几斤。

说起余甘，别看它长得不起眼，却是惠安几个乡镇的一大特产水果，尤以紫山镇的蓝田、官溪村为主。它外观绿白色，果肉黄白色，富含维生素C、维生素E、维生素B等多种微量元素、矿物质，并含人体必需的14种氨基酸和丰富的有机硒等，食用好处多多。闽南语称它为“油甘”，也有叫“余甘子”的。它于2019年获得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，紫山镇蓝田村还被列入2022年省级“一村一品”专业村名单。

那日见到并又尝到余甘，勾起我对往事绵绵不尽的回忆。

儿时放学回家的路上，经常见到小贩，扛着根竹竿，上边塑料薄膜覆盖着稻草，薄膜上斜插着一串串余甘，余甘上满是黏稠的糖液，十分诱人，让人常常眼睛盯着，亦步亦趋。假使口袋里正好有点零花钱，我会马上向小贩买上一串，迫不及待地啃咬咀嚼，甘

之如馅。

少年时代，记得每逢春节期间，我到一要好的中学同窗家里，他母亲都会拿出自己腌制的余甘果让我品尝。据她介绍，是用了甘草、盐、白糖加水放入瓮内或大口玻璃瓶内浸泡，经过一段时间方能成功。食用时，果子入口清香甘甜，伴着一股淡淡的甘草味，让我吃了还想再吃。

最重要的是我的一位中专学生，他曾经是学校学生会的宣传部部长，办校刊的时候和我交集甚多，经常请我帮助审稿。后来我从政后，他凑巧也和我一样进入行政机关，又成了上下级，之后的联系更为紧密。闲暇时光他会捎来家乡的特产余甘，时不时让我尝尝。几年前，不知何故他突然中断了和我的联系。过了一阵子，我才从其他渠道得到消息，他患重病去世了。他工作勤奋，经过多年努力，也当上了县级机关一个部门的正职，哪曾想到年纪轻轻的竟然英年早逝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怅然若失，几次扼腕叹息，悲痛不已。

这次又见紫山余甘，让我浮想联翩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岁月蹉跎，时光流逝，许多美好的回忆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。此时此刻，我在心里暗暗祈祷：小小的余甘果，愿你为我们带来平安、幸运和永远的甜蜜。

## 幸福空间

## 母亲的“花样人生”

●马俊

母亲特别喜欢花，春夏秋三个季节，我家院子里的花此开彼落，从未断过。可到了冬季，草木枯萎，花朵凋谢，院子里冷寂了下来。没有花的陪伴，母亲一副无所适从的样子。

不过，心灵手巧的母亲很快就开始了她的“冬花制造”。院子里没有花，可以创造出花来嘛！记得我们小时候，母亲很喜欢剪窗花。母亲跟她的奶奶学剪纸，技艺还不错。冬闲的时候，母亲就用一把小巧的剪刀刀制出一朵朵“冬花”。她剪出漂亮的红花，贴到纸窗上面。

那时，大家一般都是过年才贴窗花，而母亲挑出满意的“作品”贴在窗子上，装点着枯燥的冬天。左邻右舍见母亲剪的窗花漂亮，都来请她剪几个。母亲乐得为别人剪窗花，她有着“送人玫瑰，手有余香”的情怀。再后来，村里不少人都来讨母亲的窗花。村里谁家结婚，就请母亲去帮忙剪福字、剪窗花。

母亲剪的窗花特别好看，比别人剪的多了一种灵动的气韵。我觉得那是因为她爱花，多年来她一直种花，与花相濡以沫，彼此亲近，花已经根植在她的心里，抵达一种“天人合一”的境界。心中有花开，手中剪出的花自然会灵动。好比我们写文章，腹有诗书，自然下笔如花。

有一次，我跟母亲去一户结婚的人家吃席。母亲一边吃，一边不停地扭身看她剪的窗花，就像欣赏着自己的得意之作。她美滋滋地对我说：“要是没了窗花，这喜事就不喜庆了。”我懂母亲的意思，冬天里的喜事如此盛大，她“制造”的“冬花”功不可没。母亲为自己“制造冬花”，也为别人“制造冬花”。她的日子，想不缤纷多彩都难呢。

如今到了冬天，母亲依旧在进行她的“冬花制造”。那天，我看到她正认真地挑动着钩针，她的面前彩色毛线那么明艳，我忽然觉得她专注的姿态特别美。我的心蓦地一动，母亲不就是一位“诗人”吗？这位“诗人”在冬天里怀着对春天的憧憬和向往，编织着美丽的花朵，也为我们编织着幸福的生活。